

“古已有之”与现代科学

China's Ancient Theory and Modern Science

孟凡茂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北京 100044)

如今总有人喜欢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与西方科学发现相近的概念,把最新学说附会于古人之说,以论证外国有的,在中国早已有之,古已有之。于是乎,不禁自喜,不胜荣幸。其实此风也早已有之,古已有之。当佛教西来,就有说:“老子化胡而成佛陀”;当耶教东渐,又有说“《墨经》西传以教耶稣”。此外,还有《周髀》开西法之源、《素问》夺西医之先,以及《天问》开探索宇宙之始,《论衡》早已囊括天文物理,等等。这些观点若出于只读四书五经的旧儒尚情有可原,倘时至今日仍乐此不疲,就甚堪人忧了。

这种好攀科学成就的文化溯源癖,可喜乎?可悲乎?一论及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则必先示人以老庄哲学中的“有生于无”,屈原天问中的“浑沌世界”,不觉又自慰、自醉一番。但是这些文化溯源者,却不愿面对,不愿深想,当年古代先哲们的哲理推想与现代科学家的假说、探索是有着质的不同的。前者只需把想象与推理驰骋于大脑之中,生花于笔端之下;而科学家则要对假说不断深入研究,寻找可信的实物证据,获取准确的试验数据,进行严密的理论推导,发现其内在真正的科学规律。我们显然不能把先哲们的哲理推想就认同为科学发现,更不能与现代科学家的假设与发现相提并论、等量齐观起来。把这两类事扯到一起来,想说明种种科学发明都是中国最早,不过是一种廉价自慰、廉价虚荣的心态。古人之说与现代科学学说完全是两回事。宇宙大爆炸理论是本世纪为探索宇宙起始而提出的一种假说或猜想。这种理论是基于对宇宙膨胀现象的观察,以对宇宙氦丰度的测定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等为依据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认同。当然现代科学研究是开放的、多元的,也有不同看法,有不同的假说。为检验

宇宙大爆炸理论,美国发射了宇宙微波背景探测卫星(COBE),还研制出哈勃望远镜以观看宇宙边沿。这些都是当年古代理学家、哲学家根本无法想象的。当然,就想象而言,当代科学家和古代哲人的想象有时可能会有某种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或许会给人类以某种启示。但除此之外,二者几乎就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

国人喜欢谈玻尔,他选择中国的阴阳概念表述互补原理,而且把太极图设计在家族的族徽中;国人还喜欢谈李约瑟,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证了古代世界发明中有半数源于中国。其中的缘由很简单:连外国人都重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难道我们不该为此而感到光荣吗?但我并未感到光荣。道理也同样简单,因为那是祖先的,不是我们这一代的。只靠祖先的光荣而光荣,那会成为光荣祖先的不肖子孙的。我倒是钦佩这两位科学大师的宽广胸怀。创立了量子力学,成就与爱因斯坦比肩的玻尔,对中国古代哲学却有如此的兴味和鉴赏,并从中获得解释自己理论的思想契机。在生物科学上建树颇丰的李约瑟,继而转向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献余生以成其书,以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我们或许恰恰能够从这两位大师身上发现东西方文化传统上的某种重要的差别。

把两位大科学家的胸怀与国人寻找古已有之、祖已有之的心态相对比,我们应该有所感悟,有所觉醒:科学是属于人类、属于世界的,不分中西;科学是探索自然、探索宇宙的,不分古今。自觉地把古与今、中与西的思维方式和探索精神真正融合起来,方有益于科学,有益于人类,也真正有益于国人。

(责任编辑 蔡德诚)

更正启事

本刊今年第一期第17页最后一行“重12亿吨水的……”应改为“重12亿公斤水的……”